

坐在路边的饭店吃饭，我看着窗外。一起吃的人问我，你看什么？我说看那个修自行车的人。正在往桌上放菜的小姑娘服务员对我说，他是河南人。他正蹲着修车，店铺的门口歪斜地排着许多辆很旧的自行车，又端着菜来的小姑娘继续说，他把这些坏自行车修修好，卖给打工的人，新车容易偷掉，买旧的放心。我心里就开始升起着佩服的叹息。我真是非常喜欢有技术会修理的人，上海人也好，河南人也好，什么人都好！

这是我从小到大没有变化过的。

我没有那么真喜欢苹果落下来的牛顿的，爱因斯坦最重要的方程式、相对论和获诺贝尔奖的光线理论，也是远得根本看不见，眼前没有他们的神态。但是有技术会修理的人，修自行车的，他们一声不吭地用两只手弄一下这个，动一动那个，于是问题就解决了，他们动脑子的过程甚至都不露出来，他们的脑子好像长在手上，我看着他们，才觉得，我好像没长脑子。

所以无论他们来修水龙头，修电灯，我都是目不转睛地看着，殷勤地递这递那，我完全不是要讨好他们，担心他们不好好

佩服

梅子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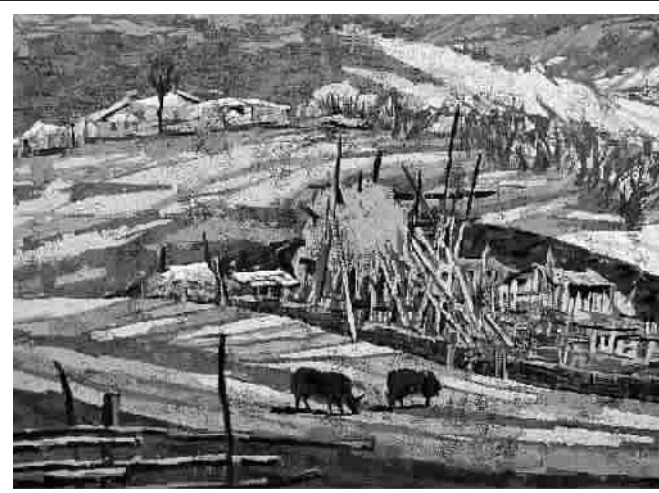
为我修，而是心里就是佩服，尊敬，一件让我心烦不安的事，一个让我担心很麻烦的修理，眨眼之间已经云开日出，晴空万里。我差不多吞吞吐吐磨磨蹭蹭了两年，换掉三个卫生间的节能灯灯座的打算，小区物业的工人，竟然五分多钟一个，不到二十分钟全部结束。

他是“蓝领”，我是“白领”，而且是“白领”里的教授，可是我依靠着他，他让我云开日出，新灯座的灯管支光了许多，难道非说我比他值钱，我比他亮堂，没有他，黑暗的不正是我，甚至是我们这个天天高傲的职业！我对他说的那句“谢谢，谢谢”在记忆里一直绵延到现在，真没有夸张！

我也想起三月那件价钱不便宜的外衣。我穿着它去意大利和瑞士，看见的人都说挺酷挺酷，我一直绵延到现在，真没有夸张！

但是飞机还在空中飞呢，右面口袋的拉链已经被我不小心拉得卡住了布，是在口袋的半当中卡住，不三不四，手也伸不进去。

所谓煞风景应该指的就是这样的事情。我左拉右拉，这么搞那么弄，拉



山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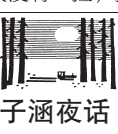
(版画)

金祥龙

链仍旧坚固地停在那里。

我心想，让它去，就当衣服没有这个口袋，可是忍不住又开始东拉西拉，搞来搞去，头上都要出汗。甚至想，死命一拉，把它拉坏了拉倒！

同行的人看见我这样拉来拉去，心神不宁，就接二连三来帮我。有的拉得温柔细致，小



子涵夜话

心翼翼，有的想粗犷却又不能气势磅礴。

最后是回了国，在家对面的小铺子里修好的。那个女的说：“这个拉链有点难弄。”她的那一双手拉上拉下，拉了几个回合，好了。很多双手拉来拉去分不开，她分开了。我有些喜出望外。她说：“因为比较难弄，多收一块钱，三块钱。”我心里

立即对自己吼，这简直是瞎搞，才收三块钱，我给了她十块钱。她有点吃惊地谢谢我，我说，谢谢你！她指指自己的小铺子：“有东西修，你就来。”那个男的应该是他丈夫，笑嘻嘻地对我点点头，又埋头修什么了，好像是修手表。

他们都是一些不被人“看见”的人，我们看见他们，是因为他们为我们做事，帮我们修理帮我们安装，如果他们在帮我们修理帮我们安装的时候，我们还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了不起，那么我们的眼睛也真是瞎掉了。

所以这么多年来，我总怀念曾经住在我家隔壁的建平爸爸，那个会修修弄弄的电厂工人。我在农场时，他知道我“用功”，要写文章，就用一点零碎杉木料，为我做了一个小折叠桌，让我晚上可以坐在床上看书写作。我站在边上看着他锯锯弄弄就做

成，我在那简单、精致的小桌上写信，写诗，写散文。写成了我今天的日子和许多书籍。文学、书籍、教授，也都是诞生在小技术和灵巧手艺上的，他们给了我们，我们才有机会给社会。他们永远一点不显眼，倒让我们显眼了。

我问小姑娘服务员，这个河南人每天能挣多少呢？她说，不会少吧。我说，应该多一点。有技术，那么辛苦，就应该多一点。

吃完了饭，我过马路去看他修车。他正抬起头来，一辆自行车又被他修好了。我问他：“午饭吃了吗？”他说：“吃了，你也吃了吗？是要修车吗？”我说：“看看。”我就喜欢看。看着智慧在他们的手上，他们的技术让生活转动和明亮，也看见我自己的佩服，佩服让我有很快乐的心情。

一批书画家近日赴革命圣地延安等处体验生活，在参观鲁艺时看到墙上挂有周巍峙先生的名字倍感亲切，因为周老常说：“阿拉是上海人！”对上海文化艺术事业一直很关心。

书画家采风回来后，谈到周巍峙九十八岁生日即将来临，于是我和丁锡满，就约了朱晓华、陆澄等同志，准备去北京为他祝寿，想不到临行时却传来他正在嘉兴等地旅游的信息！于是，我们就改在6月4日前往杭州会合。当我们一行八人来到西湖湖畔先生下榻的宾馆，他笑呵呵地同我们一握手时，竟然没有忘记叫我“小李”！我也乐不可支地叫他“小周”！

是啊，我们早就有个君子约定：“互叫小周、小李，谁如违约以老相称，罚款五元！”此后，无论是见面时或者通电话，一律照此执行。如今年近百岁的小周，依然神清气爽，思维清晰，谈笑风生，令我们尤为欣慰。

“阿拉是上海人！”周巍峙先生以标准的上海话一再如此说。不错，他7岁时随父母从家乡东台来到上海，10岁时就在上海《申报》图书馆参考资料部当练习生。“一二八”事变后，他转到邹韬奋主持的《生活日报》筹备处当文书，不久，《生活日报》被扼杀，邹韬奋将他介绍给李公朴，做私人秘书，一干就是四年。他从工作中感悟到旧社会太多不平，太多黑暗，萌发了要以大无畏精神与黑暗的旧社会“巍然对峙”，于是，将原名周良骥，改名为周巍峙……

1938年从上海奔赴延安的周巍峙，曾任晋察冀边区音乐家协会主席。在鲁艺任戏音系班主任。是音乐这个“媒人”，使他邂逅了以后相伴相守一生的爱人王昆。“我去唐县，听了王昆演唱的《松花江上》，特打动人，她嗓子好，乐感好，跟银铃似的，我当即就决定，把她收入我们西北战区服务团……”此刻，小周告诉我说：王昆现在还很忙，今晚可能来杭州。我内心

百岁小周

李伦新



周巍峙

在为这对音乐佳人的幸福生活而欣慰！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……”周巍峙谱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，又回响在耳畔，还有他的《十里长街送总理》，情真意切又声情并茂，令人遐想又催人泪下。这旋律又回响在我的耳畔……

解放后，一直在文化部和文联担任领导职务的周巍峙，情系浦江，常来上海，检查指导工作的同时，他总被一种“阿拉是上海人”的情结所驱使，或旧地重游，或走访老友，也结识了文坛新朋。

“我家住在马当路。我去寻访，原来的房子都拆掉了，老邻居也不见了。嘿，去过两次后，现在的居民倒认识我了，说我老是来寻访老邻居，哈哈！”这次他又谈起了寻访老邻居的情况，笑声是意味深长的。

这次，我们一行八人专程赴杭为周巍峙先生祝寿，他乐呵呵地一直笑逐颜开，用餐时还特意写下了“三小之乐”四个字，对比肩而坐的我附耳轻声说：“忘记年龄，丁锡满也叫小丁，三小之乐，天天快乐。”……

今天早饭后我强忍住开电视机的念头，给父母打电话，邀请他们一同外出吃饭。我跟自己说，有些事情是不能等的。特别是孝敬老人。

不能等

胡健

两年前婆婆病重入院。午休时我去看她，跟她说我下午1点半上班，1点必须离开医院。时针接近1点时，已说不出话来的她指了指手表，挥手让我赶紧走。当天下午下班后我本来想再去医院看她，但是因为单位里一些急事加班，就没去。打算第二天早晨上班前去看她。

但是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，第二天清晨5点我就接到了医院的电话——她走了！留在记忆里最后的画面是她挥手让我赶紧去上班的动作。每每想到，让我心痛，让我自责。婆婆走后，有相当长一段时间，我陷入从未有过的抑郁情绪中。我深深体会到，有些事情，不能等，不能推。

我是幸运的，七十多岁的父母亲身体依然健康。我所能做的就是平常的日子里尽量陪父母一起吃饭聊天。刚才父母亲到家后打来了感谢电话。其实我更要感谢我的父母，他们的欣喜，他们的幸福感成为我的动力。体味生活中的美好，不能等，不要等！



周巍峙

天快亮的时候，我又梦见了图日根阿爸。我跟他赛马，一扬鞭他的马就像箭一样射了出去，我怎么也追不上，喊还喊不出声，一着急，醒了。

图日根阿爸的马快，他说话、走路、办事也快，像他的名字。（图日根，蒙语，快的意思。）

那是30年以前，我20岁刚刚出头，正在《黑龙江日报》文艺部帮忙。来草原城市海拉尔组稿时，当地文联的朋友老特骑摩托带我去草原兜风，没想到天刚黑摩托就坏了，到夜里10点钟也没修好。突然几只野狼远远扑来，嗷叫声吓得我手脚都不听使唤了。老特说狼怕火，急忙脱下外衣蘸上汽油点着了。那几只狼真的怕光亮，虽然停了下来，却不肯离去，不住地盯着火和我俩。我也一件又一件脱下衣服扔进火堆，身上只剩下裤头了。就在这紧急关头，一个骑马的牧人带着他的几只牧狗飞奔而来，勇猛地冲了过去，愣是把狼撵跑了。老特和我得救了，坐在地上一动不动，都像一摊泥。这个牧人就是图日根阿爸。他把我们带进他的蒙古包，我们什么都不想吃，昏昏沉沉地睡了。

第二天老特回海拉尔了，我被图日根阿爸留下来，说这小伙得留在蒙古包休养几天。那个年代的蒙古包空空的，只有做饭的火炉子和两张用木板搭成的床，我和图日根阿爸的小儿子巴根睡在一起。图日根阿爸的妻子斯琴阿妈给我熬奶茶喝，做肉面吃，还不时端来奶干、肉干；图日根阿爸教我唱蒙语歌，教我骑马，教我甩鞭花；巴根像小弟弟一样跟在我的屁股后面，陪我逛游，和我玩拔杠子。陌生的一家人憨诚、质朴、热情，把我当成他们的亲人了，让我心里热乎乎的。我穿着蒙古袍出出进进，阿爸、阿妈地喊叫着，也觉得幸福、亲热。

那天图日根阿爸带我和巴根去放羊，在绿茵茵的草场上看花草唱牧歌分外有趣。可草原的天说变就变，顷刻间阴雨密布，下起暴雨。图日根阿爸拿出仅有的一件雨衣逼我穿上，那神色像兄长更像父亲。他死死抓住头羊，一步一步地往前拽，我和巴根则在后面围群轰赶。尽管雨急风大，我们还是把羊群转移进夏窝子，没有炸群，没有损失一只羊。看着巴根被雨淋成落汤鸡了，我过意不去，因为他该穿那身雨衣。但巴根跟我挤着眼睛请说：“大雨浇，长得高，身板好！”雨过天晴，晒过两天，我跟巴根去河里踩鱼，真的好玩。那时候河水清澈见底，鱼也多。轻轻移动脚步，发现鱼便悄悄躲去，那鱼在脚下前后动弹，弄得脚心直痒痒。慢慢哈下腰，伸手抓出鱼，扔到岸上。不一会儿，我们就抓到了一堆鱼。支起吊锅，加进河水 and 盐，干柴火烧上20分钟，鱼就熟了。我们用蒿根夹鱼肉吃，拿木碗喝鱼汤，鲜香无比。

也许是因为那次雨牧，我有些感冒，这可急坏了图日根阿爸和斯琴阿妈。图日根阿爸骑上马飞快地跑出很远，采回来一捆苦灵草，给我熬水喝，还用草渣揉搓我的前胸后背。斯琴阿妈给我拔火罐，又揪喉头捏额头，那样子就像侍候儿子，让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。没两天，烧退了，彻底好了，我说我该回哈尔滨了。尽管生活困难，图日根阿爸还是杀了一只羊，做了顿新鲜的手把肉。巴根送给我两块草原玛瑙石，说是又白又亮的纪念。我把海鸥牌照相机留给了巴根，又掏出200元钱硬塞给了斯琴阿妈。分别那天，图日根阿爸套上4匹马的优登车，把我一直送到海拉尔火车站。列车开动了，我想看看书时，发现书里夹着那200元钱，顿时我的眼睛湿润了。

从此，我再也没见过图日根阿爸，曾多次与巴根通信，以后却断了联系。屈指算来，图日根阿爸该是70多岁的人了，他的马还是那样快吗？但愿他生活幸福，精神像草原上的针茅花，秋日也红红火火。



同学们都准备按部就班地参加高考，但是报考名单上，唯独没有出现那位一直梳着马尾辫的女孩。有人说她放弃了高考，是为了圆一个梦，那就是通过当年11月的参军体检做一名在军营里能歌善舞的文艺兵。没有人知道她能否最终成功完成自己的梦想，但她就这样载着巨大的勇气上路了。我却忽的想起了当初她对我说过的那两句话。我开始意识到，梦想并不遥远，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属于自己的梦。

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的我如此倾心心血建设上海话剧社的原因之一。因为它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梦想。对于一个半业余性质的社团而言，它的发展极其坎坷。话剧社的很多成员都有着各自的工作和学习。于是每当演出前夕，很多成员都会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排练台词，条件艰苦可想而知。但参与

每一个人都是两鬓斑白的老艺术家，他们的眼眶中同样燃烧着炽热的梦想之火。这便是我人生第一个梦想的完成，而那时候的我刚过20岁，毫无疑问我是幸运的。

直到今天，还会有很多人问我，为什么要早早放弃父母创造的

那份得天独厚的条件与基础，没有去选择走上星光璀璨的影视明星之路……其实梦想就是一种很自我的东西，是别人的意志无法去左右的存在，更不需要华丽的词藻去装饰。于是我回忆起了当年学生时代，那位梦想着一名文艺女兵的同学，也许现在的她早已实现自己的梦想了吧，又或许，她如今正走在另一条走向梦想实现的康庄大道上也未可知呢。但我心里却又隐隐地期待着人生中的某一天，我们还可以重逢，我可以继续聆听她畅谈着自己的梦想，再一次看到她双瞳中那两团熊熊燃烧的炽热光芒。

我小时候的梦想竟然是家里能有一只放得出水的自来水龙头！

十日谈

梦想成真